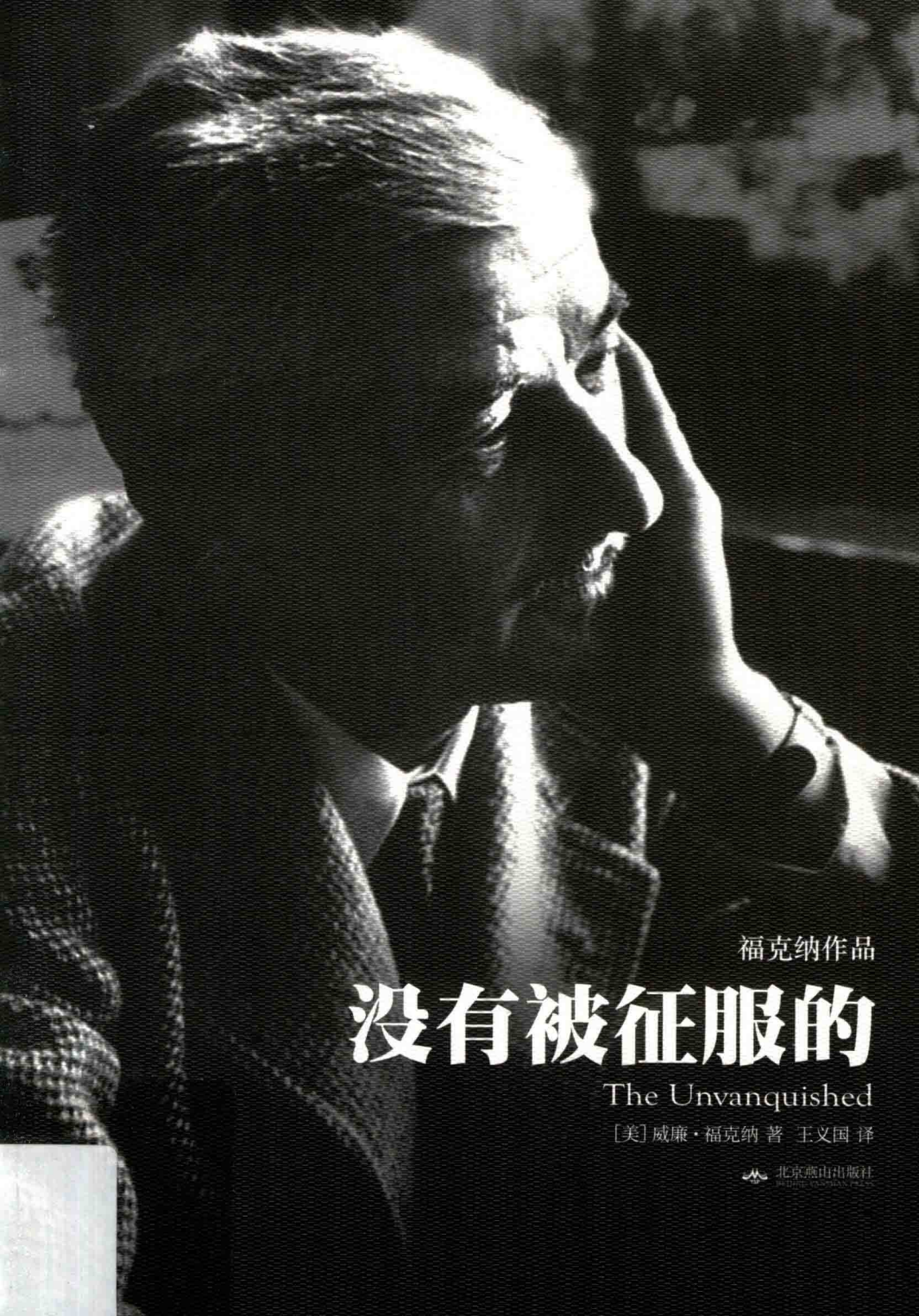




福克纳作品

没有被征服的

The Unvanquished

[美] 威廉·福克纳 著 王义国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UBLISHING HOUSE

福克纳作品

没有被征服的

The Unvanquished

[美] 威廉·福克纳 著 王义国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没有被征服的 / (美) 福克纳著; 王义国译.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402-3907-7

I . ①没… II . ①福… ②王… III .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7383 号

没有被征服的

[美] 威廉·福克纳 著

王义国 译

责任编辑 / 尚燕彬 臧晓雅

装帧设计 / 小 贾 张 佳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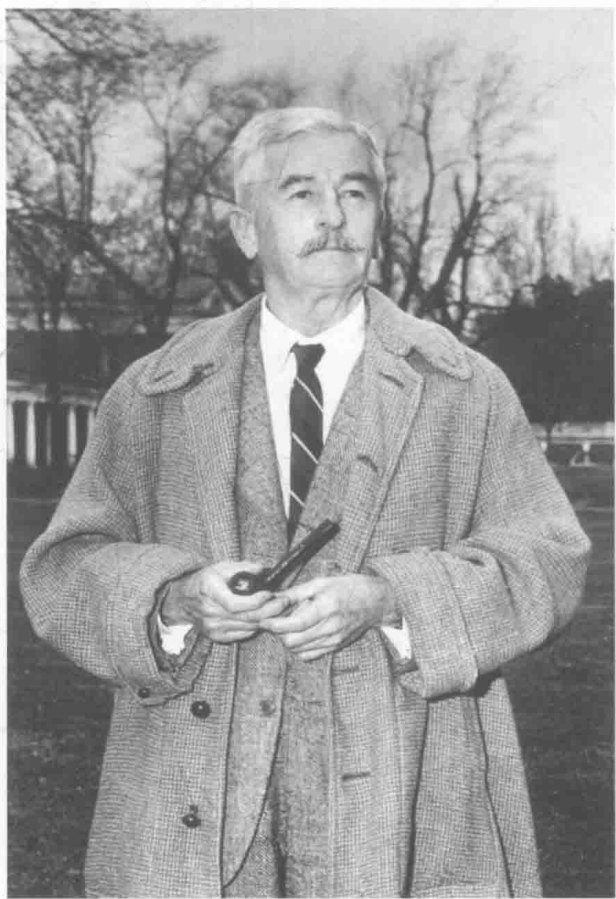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6.5 插页 4 字数 164,000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在弗吉尼亚大学担任驻校作家的福克纳



十一个月大的福克纳



三岁的福克纳



少年福克纳



青年福克纳



福克纳四兄弟和他们的小马驹



福克纳四兄弟，后排左起：
约翰、威廉、默里，前排
居中：迪恩

福克纳幼年时期家境优渥，住大房子，有黑人仆人伺候，兄弟几个都有自己的小马。福克纳上小学后，开始大量阅读祖父的藏书。他喜欢幻想，常常把读过的故事和自己的想象结合起来，编成故事，讲给同学听。九岁的时候，福克纳说：“我要像曾祖爷爷那样当个作家。”这句话后来成了他的口头禅。



曾祖父威廉·克拉克·福克纳



威廉·克拉克·福克纳石像

福克纳的曾祖父，人称“老上校”，在南北战争中组建与统领过联邦军（即南军）的一个团。战后他仍然是地方上的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有大庄园，开过好几家工厂，甚至写过畅销小说。他的石像至今还矗立在里普莱镇上。



祖父约翰·韦斯利·汤普森·福克纳



祖母萨莉·默里·福克纳

福克纳的祖父“小上校”秉承了“老上校”的精明强干，当过州议员和银行的董事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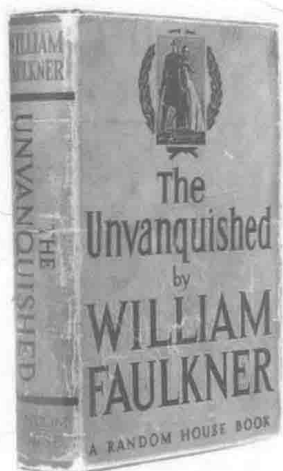


父亲默里·卡斯伯特·福克纳



母亲莫德·巴特勒和姑婆

福克纳的父亲是个一辈子无所作为的普通人；福克纳的母亲坚强、上进，靠自己的努力接受了高等教育，她热爱绘画和文学。福克纳和母亲的关系比较亲近，受母亲影响他从小喜欢文学和艺术。



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无法被征服的》是一个系列作品，主人公巴耶德据说原型就是福克纳的祖父“小上校”。福克纳幼时常听祖父讲内战前后的事，《没有被征服的》就是根据这些事写成的。

《没有被征服的》初版封面（1938）

总 序

李文俊

威廉·福克纳一八九七年出生于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北部尤宁县的一个小镇，五岁时随父母迁居到距离此地不远的奥克斯福镇。此后，福克纳基本上没有离开这个家，他算得上是美国南方的一个土生子。他的祖先在当地立过战功，修建过铁路，开设过银行，还写过小说。因此，虽然到福克纳父亲这一代，家道中落，但他仍被视为“世家子弟”。他身边流传着家族的许多故事，他也一直面临着如何对待历史包袱并从中摆脱出来的问题。

福克纳上学不很正规，只读完十一年级，后来又在密西西比大学当了一年的“特殊学生”，但他从小读了家藏的许多英美与欧洲的古典文学作品，后来又认真读过十九世纪末的诗歌与二十世纪初的现代派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福克纳参加过空军学校，但未来得及正式作战。后来当过小工、售货员、邮务所所长与好莱坞的电影脚本编写人。晚年被弗吉尼亚大学聘为驻校作家。除此之外，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小说写作上。他一共写了十九部长篇小说与一百二十多篇短篇小说，大多数作品的故事都发生在

他虚构的密西西比州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因此，这些作品被称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每一部小说既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又是整个“世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喧哗与骚动》（1929）、《我弥留之际》（1930）、《八月之光》（1932）、《押沙龙，押沙龙！》（1936）、《村子》（1940）、《去吧，摩西》（1942）等。

一九五〇年，福克纳获得该年颁发的一九四九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在获奖演说中，福克纳表达了对人类光明前途的信心，并认为作家的职责在于写出“人类……能够蓬勃发展。……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作家的“特殊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是人类昔日的荣耀。为此，人类将永垂不朽”。

一九六二年六月，福克纳在家乡骑马时堕下受伤，不久后因心脏病发作逝世。

时间过得飞快，威廉·福克纳去世倏忽间五十多年已经过去。如今再回首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坛，曾红极一时、大名鼎鼎的小说家，大都身后寂寞，至今尚能跻身世界文坛大师行列的，还真是不多，似乎只有福克纳仍时不时为人提起。人们发现，福克纳的作品非但不显得陈旧落伍，反倒常给人一种历久弥新的感觉。当然，他的文笔不一定合乎今天美国普通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不断受到文学史专家、批评家与小说作家的关注。目前，福克纳与莎士比亚是在美国被研究得最多的两位作家。他的作品也一直是许多美国与外国小说家学习的榜样。譬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即在获奖演说中向福克纳表示了敬意，认为他是“自己的导师”。我国的莫言也说：“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

我多年从事福克纳作品的介绍与翻译工作，曾根据自己的认识，不揣浅陋，在所编写的一本书的前言里试图做一总结。我这样写道：

倘若全面综览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可以认为，他的作品，既有现实主义具象的逼真性，也不缺乏现代主义的想象力、穿透力与悲观主义，甚至还保留有西方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中对英雄人物与理想形象的崇敬景仰之情。一方面，他的作品百科全书式地反映了美国南方近现代的历史与现实，揭示历史对现实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又在总体精神上刻画出西方“现代人”的困惑与苦恼，对他们的异化感、孤立感表示出深切的关怀。此外他也尽可能在作品里塑造道德高尚的人物形象。在这方面又显露出尊崇浪漫主义的倾向。在小说艺术上他更是多有创新，使现代小说艺术能在美利坚土地上发扬光大。在语言艺术上，他也显示出风格多样、挥洒自如的大师风范。若要试图用一句话来概括他总的思想倾向，笔者认为，归根结底，他是可以毫不迟疑地被归入到拥护宽容创新、主张人与人之间享有平等权利、赞成全人类相互理解与合作这样的一股人文主义大潮流中去的。

在我国加入国际版权协定组织前，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就出现有心人对福克纳做了介绍。正式译介则应该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算起。当时，在陶洁与本人的策划下，曾出版了一套福克纳作品选集，收入了陶洁等人与我翻译的八部作品。后来又出版了福克纳的《八月之光》与《威廉·福克纳短篇小说集》，再后来也出过福氏的《野棕榈》及本人译的福氏随笔集。这样的努力对我国文学创作界与读书界了解福氏的文学成就无疑起了积极作用。当然，这一项工作还需继续做下去。好在二〇一二年后福克纳原作已无版权问题。我见到有《村子》的译本。

最近，我高兴地得知，北京燕山出版社决定在今后数年内出版一套多

卷本的福克纳作品，除收入过去的一些较有质量的译本外，还拟约译一些尚未翻译出版过的重要福著。对于这样的好事本人自当积极支持。我本人已进入耄耋之年且又有病，能把过去的译作复审一遍已非易事。所以在得知年轻有为的译者愿意参加这项工作后，真是感到有说不出的欣慰。近年来，译界的老前辈逐渐谢世，亟须有人接班。看到“新松”逐渐成长，我自认不属那些“应须斩万竿”的“恶竹”^①，因此大可欣喜地退居一边，做些力所能及较为轻松的小事。在此，我预祝这一套书的完满竣工，并能受到读书界的欢迎。

① 典出杜甫《登楼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

序

李文俊

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没有被征服的》由七个短篇组成，但是福克纳认为这是一部长篇小说，其实应该说这是一部“系列小说”。七篇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巴耶德·沙多里斯，七篇之间也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小说从巴耶德十二岁写起，一直写到他二十四岁。通过他、他的家族与他周围的人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南方内战时期与重建时期的一幅幅图景。这本作品集对于我们了解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起了一个“入门”的作用。福克纳笔下南方人的种种矛盾都与这场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书中的巴耶德·沙多里斯即为《沙多里斯》里的那位老巴耶德。《没有被征服的》写了沙多里斯家两代人的事——如果算上外婆，也可以说是三代。《沙多里斯》里的双胞胎兄弟是第四代。这家人的第五代则是《圣殿》里的一个十岁的男孩。

据批评家大卫·明朗在《威廉·福克纳的生平与作品》一书中说，巴耶德·沙多里斯的原型是福克纳自己的祖父“小上校”。福克纳小时候常在老家大宅子的前廊上听祖父讲内战与战后的故事。《没有被征服

的》主要是根据这些故事写成的。

在第一篇《伏击》里，巴耶德叙述他的外婆怎样沉着、机智地对付前来搜查“凶犯”的北军。从整体格局来说，这是一篇颂扬在北军面前“没有被征服的”南方上层社会的妇女的作品。但是即使在这里，福克纳也忍不住越出了“常规”。外婆的对手，北军的一位上校，是在完全知悉底蕴的情况下有意放走两名小“凶犯”的。小说一开始就写南方战事失利，沙多里斯上校潜回家时也是一副狼狈相，他再也没有心情像以前那样给儿子讲战斗故事了。他一身泥和水，“纽扣失去了光泽，他的校官军衔的穗带破烂不堪，纽扣和穗带闪着晦暗的光，马刀松弛却僵直地吊在身边，好像它也重得不能摇动”。我们在同一篇小说里可以看到另外一幅景象，那就是知道自己即将获得解放的黑奴卢什的神情：他“脸上还有那种喝醉了酒似的表情，……‘是的！’卢什说，‘谢尔曼将军要扫平大地，黑人都要获得自由了！’”

在接下去的《撤退》里，作者继续沿用战争小说的传统主题：我方是何等的智勇双全而敌人则是如何的愚蠢可笑。沙多里斯上校的头上像是有着一圈光环。在一段段绘影绘声的描写的掩盖下，沙多里斯家老宅子的被焚几笔带过，不大容易为读者注意，其实这是南方旧制度没落的象征。福克纳的许多部作品都写到这样的老宅子。倒是卢什带了妻子（她不知道该不该走，但是她必须跟随丈夫）奔向自由的一幕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接下去的《突袭》里，我们又看到了成群结队的黑人不顾死活地朝北方拥去。这是福克纳作品中有名的段落：

他们唱着歌，在马路上一边走着一边唱着，甚至都不往两边看。有两天的时间甚至尘土都沉淀不下来，因为那一整夜他们都仍在走着；我们坐着听他们的声音，第二天早晨马路

上每隔几码就有一个老人，他们再也跟不上了，或者坐着或者躺着，有的甚至爬着，呼喊叫着别人帮忙；而另外的人——年轻力壮的人——并没有住脚，甚至并没有看他们。我想他们甚至没有听见或者看见他们。“我们去约旦，”他们告诉我，“我们去渡过约旦河。”

这些被北军解放了的黑人，顺着路不顾一切地朝北方的任何一条河走去，相信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约旦河。过了约旦河，就是他们的福地。他们为内在的需要纠缠着，蛊惑着，驱赶着，带点盲目性，也有点歇斯底里。也许这就是福克纳眼中的人民群众的形象，但是毕竟可以从这里感受到一股不可阻挡的解放的潮流。

如果说黑人群众是执拗的，那么外婆也同样是执拗的。她一定要去向北军索还她丢失的家传银器。北军的“官僚主义”使外婆一下子成为一个特殊的“企业家”，这样的企业家在动乱时期的确会常常出现。小说中，黑人少年林戈在外婆的企业中起着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不但比巴耶德聪明，在善于认识人的本质上，甚至也高过富于人生经验的外婆一筹。德鲁西拉的形象也在这篇故事里开始出现。她是特殊时期出现的特殊的悲剧性人物。我们从她身上可以看到南方妇女在危难时期能够释放出何等样的能量。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在下一篇《第三次反击》中重新出现的艾勃·斯诺普斯。他是福克纳笔下较早出现的这个家族的一个成员。这个善于投机的骗子透露了福克纳将在“斯诺普斯三部曲”里重彩工笔描绘的斯诺普斯们的一些消极信息。

在《第三次反击》与《族间仇杀》里，出现了对杀害外婆的格鲁比匪帮的描写。这样的匪帮是南方秩序混乱期间的特殊产物。在福克纳笔下，这些南方的败类显得比作为敌人的北军要恶劣得多。北军至

少是懂得应该保护妇女与儿童的。格鲁比残酷地杀害了外婆，巴耶德与林戈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杀死了格鲁比，用砍下来的格鲁比的右手祭奠外婆。

第六篇故事是《沙多里斯的小冲突》，对战后南方的种族、政治做了较真实的反映。沙多里斯上校从故事中的英雄变成了镇压民主力量的一个恶棍。他头上的光环显然已经消失。他杀死了来自北方两个支持黑人掌权的人（这两个姓伯顿的人即《八月之光》中乔安娜·伯顿的父辈。福克纳各部作品中的人物就这样纠结在一起）。他为了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利益，竟然忘了与德鲁西拉举行婚礼仪式。福克纳对这段细节描写是带有嘲讽意味的。尽管巴耶德的叙述是冷静的，对父亲没有做字面上的批判与谴责，一个称霸一方的三K党党魁式人物的“崛起”过程还是清清楚楚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没有被征服的》一书的压卷之作《美人樱的香气》是全书中最出色的一篇。在这篇故事里，巴耶德二十四岁，正上大学三年级。林戈来通知他说约翰·沙多里斯被仇家雷德蒙枪杀了。按照南方绅士的行为规范，巴耶德应该立即去为父亲报仇。他的继母德鲁西拉这样期待着他，他父亲旧日的部下也都这样企盼着他。巴耶德回到杰弗生，他不带枪去见父亲的仇人雷德蒙。雷德蒙也采取了自己认为适宜的行动——他没有瞄准巴耶德胡乱开了两枪，紧接着就搭上火车永远地离开了杰弗生镇。巴耶德的做法，既使自己不至于蒙上懦夫的名声，又妥善地结束了两家之间年深日久的积怨。巴耶德对父亲咄咄逼人的做法是不以为然的。他认为父亲“毫无必要地招惹雷德蒙”，父亲“带着那种律师的以假乱真的论战气派以及容不得他人的眼神，那双眼睛在过去的两年里获得了食肉动物的眼睛所具有的那层透明薄膜”。巴耶德终于摆脱了南方上层阶级根深蒂固的沙文主义立场，朝着民主与进步

前进了一步。

总的来说,《没有被征服的》从叙述富于浪漫色彩的传奇故事开始,却以忠于现实、给予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以来自营垒内部的严峻批判而告终。真正的艺术家归根结底总是会与历史发展的潮流汇合到一起的,福克纳也不例外。在他看来,白人贵族——如果真的存在过这样一个社会阶层的话,应该是豁达大度、能同情弱者的。书中倘若有这样的人,那应该就是罗莎·米勒德,亦即“外婆”。她虽被杀害,却是位永远也“没有被征服的”人。

目录

CONTENTS

总 序 / 001

序 / 005

伏 击 / 001

撤 退 / 027

突 袭 / 057

第三次反击 / 089

族间仇杀 / 115

沙多里斯的小冲突 / 139

美人樱的香气 / 159